

古漢語詞又答問

彌鄰特牲有由辟焉之辟皆當作此字

从心弭聲讀若沔

彌充切按弭在弓部亦作現古音在

十六部慚亦當在十六部讀若沔者音之轉耳

心

懲也古多用艾爲之而心廢矣

从心又

聲

魚肺切

從心

二篆爲轉注古亦段徵爲懲

从心徵聲

直陵切六部

惛

不覺悟也

从心景聲

俱永切

詩曰憬彼淮夷

魯頌文按上文云悟覺也

憬當與悟爲鄰且毛詩作愷故訓遠行兒憬蓋出三家詩淺人取以改毛許書蓋本無此篆或益之於此

文二百六十三

重二十三

心

心疑也

魏都賦曰神志形苑

从三心

今俗謂疑爲多心會意今花葉字當作此葉葉皆俗

字

凡忘之屬皆从心讀若易旅瑣瑣

旅初六爻辭忘讀如

六部今才規才也

各本作

古汉语词义问答

陆宗达 王 宁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文涛

封面设计：郭宝林

封面题字：唐棣华

古汉语词义答问

陆宗达 王 宁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5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6.5 插页2 字数116,000

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470

书号：9096·43 定价：1.50元

说 明

近年来，许多语文工作者和古籍阅读者在阅读古代文献中遇到一些文字障碍，不时地提出和我们讨论，督促我们对古代文献的词义问题进行学习和探讨。这使我们感到，传统训诂学在当前还有很大的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但旧的训诂学要想为今天的读者服务，还需要认真地改造和建设。改造和建设必须与介绍同时进行，而对传统训诂学成果的介绍，必须实际一些、具体一些。所以，我们从近年来讨论的具体问题中，选择了一些带有普遍性的或在训诂上带有典型意义的，写成短文，谈谈我们向前人学习的心得，供对古代文献词义有兴趣的同志们参考，书名就叫《古汉语词义答问》，而“答问”绝非“回答问题”，只是问问答答、答答问问，也就是讨论。其中少部分文章曾在某些刊物上发表过，收入本书时略作了些修改，不再一一注明发表之处。

在这些短文里，我们想作的不是仅仅宣布一个词义的结论——这里所谈的一部分问题的结论，前代训诂学家早已考证精确，查查书就行了——我们的重点在于用今天的语言，介绍一些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和方法。也就是说，想通过解决这些问题，把训诂学词义的探求方法和证明方法具体化。如果这些论证还有些道理，那么，希望读者能从中吸取一些经验，今后遇到类似问题，也可以试着查一查、作一作。这样，或能使更

多的人消除对训诂的神秘感，关心训诂学的研究与发展，对训诂的普及和应用有些好处。

前不久，我们写了一部介绍训诂学原理的书《训诂方法论》，在那本书的序里我们曾说，还要作一部书对训诂方法综合应用提出一些实践的例证，这部书便是我们用来提供实例的。同时，为了介绍前人训诂实践的具体作法，在本书的前面，我们又写了《论古代文献词义的探求》一文作为代序。在这篇代序里，我们把前人的训诂实践归纳成查、联、辨、分四个字，后面的短文，就是基本上按这四项工作来分类编排的。请读者将《训诂方法论》一书、代序一文与本书所收的短文对照来读。

书中涉及到的一些音韵问题，未能一一解释，仅在书后所附的索引里，列出了有关字的上古韵韵部、《广韵》反切和声、韵、调以及今读，供读者在遇到声音问题时查检。

撰者

一九八二·七·

目 录

谈古代文献词义的探求

——代序·····	1
-----------	---

说“祭”字·····	28
------------	----

“中”字形义释·····	31
--------------	----

“劉”（“刘”）字的本义与避讳·····	36
----------------------	----

谈“局”的本义·····	39
--------------	----

释“皇”·····	44
-----------	----

“肮脏”解·····	48
------------	----

谈“拨乱反正”·····	51
--------------	----

“备行伍”解·····	53
-------------	----

干支字形义释·····	58
-------------	----

谈先秦文献中“如”的词义·····	77
-------------------	----

释“类”·····	81
-----------	----

谈“首鼠两端”的“鼠”·····	85
------------------	----

“权船待”解·····	87
-------------	----

“草”字小议·····	90
-------------	----

谈谈“因”字的形与义·····	93
-----------------	----

谈“社”与“后”·····	97
---------------	----

“职”、“志”同源说·····	101
“时”、“待”同源说·····	105
谈“祈”与“乞”·····	109
“玩”、“翫”、“忤”辨·····	113
谈“凸”及其有关的字与词·····	116
“名”、“命”、“明”、“鸣”义相通说·····	120
“戏”、“麾”、“和”、“绥”皆旗说·····	124
“言”与“语”辨·····	129
从“除”与“守”看古今词义的微殊·····	135
“资斧”古义考·····	139
谈“加”、“暂”、“数”的词义训释·····	142
释“跼”·····	148
“唱喏”考·····	150
“駸”与“呆”·····	152
释“贪墨”·····	154
“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解·····	158
“尚书”与“尚公主”·····	164
“尉剑挺”解·····	168
论“行李”即“行使”·····	172
“辅车相依”解·····	174
“丽土之毛”与“不毛之地”·····	178
“天保”考释·····	181
附：索引·····	188

谈古代文献词义的探求

——代 序

在批判地继承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过程中，阅读古代文献是一项不可缺少的工作。古代文献都是用当时的书面汉语进行表达并用当时的汉字写成，今天的人要想读懂它，需要做的工作很多：首先要把句断开，然后再把字、词、句作一番研究，找出古代词语与现代词语的对当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又会遇到古代生活和生产状况的问题、古人在表达上的特殊习惯问题、各种不同文体的特殊词例问题、传抄中的讹误问题、不同版本的异文问题等等，阅读者要达到诠释古代文献的目的，便需正视这些问题并一一解决它们，这样才能使文意较然可通。在这一系列工作中，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那就是探求古代文献的词义。词是语言中最小的表义单位，因此，它必然是诠释文意的基础。了解了每个单词的意义固然不等于就能诠释全部文意，但是如果连个别单词的意义也搞不清，就根本无由弄懂文意。何况，语言中语法规则的变动相对说来比较缓慢，而变动最迅速最频繁的是词汇，尤其是它的意义。后代人读不懂前代的著作，

障碍最多的是出在字词上。词义通了，文意也就大致通了。所以，如何探求古代文献词义的问题，便成为一个不可不研究的重要问题。

我国传统的训诂学，就是以解释古代文献的语义为主要目的的，词义诠释是它的基础工作。将近两千年来，训诂家们为后代人注释了成百上千种文献。魏晋以后，又有人对注释过的文献原文和注文再加诠释，留下了大批的训诂材料。同时，有关文献词义的整理工作和理论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绩。这对我们理解古代文献都是极为有用的。但是，前人的工作从我们今天继承文化遗产的需要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今天还需要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接触许多新的课题。这是因为：第一、我国古代的训诂学原是经学的附庸，它的主要任务是解释儒家经典。后来，这门学问注意的对象逐渐扩大了。比如，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已开始给《老子》、《庄子》作音义，唐代出现了注释佛经的《一切经音义》。同时，文学和哲学著作陆陆续续有了注解，药书、医书和其他科学著作也列入了注解范围内。但是，这些已注释过的典籍，比起现在所能见到的各类古代著作来，仍然是少数，还有许多未曾涉及和无人过问的著作，其中不乏有价值的东西，有待我们去诠释整理。第二、即使是前人注释过的东西，也只是以当时的语言来解释更古的语言。当时认为不需解释的东西，今天可能需要加以解释；当时认为已经解释清楚的问题，今天又发现疑难；甚至当

时用作解释的语言，今天已经读不懂了——这些情况都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清代著名的小学家段玉裁说：“古今者，不定之名也。三代为古则汉为今，汉魏晋为古则唐宋以下为今。”随着古今概念的推移，探求文献词义的新课题总是不断出现的。第三、前代训诂家由于科学方法不足、所见资料有限，很多已经提出的问题并未得出答案，而是本着“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精神留给了后人。而且，在他们已经作出的答案中，又有一部分经不起长期的衡量检验，已经证明是错误的。这些都有待我们用新的方法和更充足的材料重新来解决。总之，探求古代文献词义的工作，今后仍要大量地进行。这里，我们想谈谈传统训诂学在探求文献词义工作中的一些教训和经验。

过去的训诂实践由于缺乏对科学规律的掌握，或因循错误的观点，或陷于某种盲目性，从而造成了方法的失当，又导致结论的荒谬。许多训诂大师指出的“望形生训”、“增字解经”、“穿凿虚造”、“墨守成训”、“随意破字”等等弊病，都是经过多次失败总结出的教训，足以作我们的前车之鉴。这些弊病，现代人还常常发生，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条：

一曰割裂。就是孤立地采用前代已有的个别训诂材料，不问条件地套用，而不能将大量的有关材料融会贯通，从实际出发，得出恰如其分的结论。清代的训诂大师王念孙称这种作法为“墨守成训而鲜会通”。例如杜

预注《左传》“涧溪沼沚之毛”时说：“毛，草也。”

《广雅·释草》也有“毛，草也”的训诂。有人便忽略在另一些地方“毛”是“苗”的同音借用字，而以为“毛”的古义只有一个“草”。于是将“不毛之地”释作“寸草不生的荒地”，将《甘藟疏序》中“方輿之内，山陬海澨，丽土之毛，足以活人者多矣”一段话中的“毛”，泛泛地翻译作“植物”。以至《出师表》中“五月渡泸，深入不毛”的“毛”也成了“植物”，于是云南那样气候温润的地方，恰值五月生长的季节，便被说得连草木也不长了。这都是墨守杜预的个别注释，孤立运用《广雅》造成的（详见《“丽土之毛”与“不毛之地”》一文）。又如，《说文·十二下·乚部》：“也，女阴也。”不少人怀疑《说文》的说法。清人王玉树《说文疑疑》便驳斥《说文》，以为“也”就是“匱”，当盥器讲。这个说法今天还在起作用。其实，王玉树不明词义的引申，不知当盥器讲的“匱”字，正是当女阴讲的“也”的孳乳字。女阴与盥器正因性状相同皆为滴水之器而引申，二者并无矛盾。所以，墨守个别的训诂会发生错误，修改前人的训诂也不一定都正确。关键要看观察文献词义时是孤立割裂的，还是综合贯通的。

二曰拘泥。就是拘守表面现象而忽略实质，或是拘守自定的条例而流于主观。拘泥最突出的表现是望形生训，也就是只从表面字形出发将同音借用字和同源通用字误为本字。自清代乾嘉以来，将近二百余年，一直在

反对这个“望形生训”，提倡“引申触类，不限形体”，但这个毛病仍然克服不了。例如，今天法律用语“贪墨”一词，源出《左传·昭公十四年》“贪以败官为墨”。杜预注：“墨，不絮（洁）之称”，是以“墨”为“墨黑”的“墨”字。今天仍有人沿用这个解释，以为“贪墨”就是“贪污”。其实，杜预这个注正是望形生训。《左传》多次出现“贪冒”一词，“贪墨”即是“贪冒”。“墨”是“冒”的借字。“贪墨”的含义比“贪污”要广泛得多（详见《释“贪墨”》一文）。诸如此类拘泥于形体的解释，有些还在以讹传讹，贻误众人。至于拘泥于自定的条例，最典型的要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擅改《说文》的说解字了。段注成就很大，改两徐《说文》之处很多是改得好的。但是段氏认为《说文》的说解字不应出现不见正篆的俗字或后出字，于是凡见这种字，便改为正篆所出之字。例如《二上·牛部》“牛，大牲也；牛，件也。件，事理也。”段氏因为“件”字原不见《说文》，是徐铉后加的十九文之一，便把“牛”的说解改成“牛，事也，理也”。殊不知“件”是“健”的后出字，而“健”又是“筋”（重文“𦐇”）的同源通用字。“牛，件也”，即是“牛，𦐇也”。“𦐇”是牛身上有力之处，同时又是肌纹分明之处，所以用来说明牛的特征。“件”又有“条理”之义，今俗以“件”为量词，与“一事”、“一条”同意。“件”训“事理”这个补充的旁见说解也作得很好。《说文》的说解字中不见正篆

的后出字很多，这正说明许慎承认文字的发展，往往用汉代通行之字解释篆字。段氏所定的条例并不符合《说文》的实际，拘泥这个自定的条例，便流于主观；再以此根据来改《说文》，便弄得失其本来面貌了。段氏象这样误改《说文》的地方为数不多。总的来说，他研究《说文》的功绩是卓著的。可是在今天，自定条例、乱改前人著作的风气依然存在，成为探求词义的祸患，值得引起我们警惕。

三曰穿凿。就是或缺乏根据地把本不可通的义理任意牵合，或把没有关系的形体胡乱联系，或把相距极远的声音无由地随意相通。穿凿的形成有些是学风的问题。例如宋代理学家解经，常以经文来附会自己的哲学思想，有时便难免穿凿。还有些穿凿的形成，是由于方法上的片面，材料上的缺乏，单证孤引，违反逻辑上的“充足理由律”。例如，跳蚤的“蚤”字借用作早晚的“早”字，本来纯粹因为同音，并无义理上的牵连，有人却说由于古人清早驱逐跳蚤的生活习惯而使“早”与“蚤”同源。这恐怕仅是一种主观想象。又如，《论语·阳货》“时其亡也而往拜之”，有人认为“时”是“伺”的借字，当“窥伺”讲。这在意义上虽勉强可通，但是“时”、“伺”通借的先例实属罕见。其实“时”是“待”的同源通用字，王念孙早已有过极精的证明了（详见《“时”、“待”同源说》一文）。

四曰淆杂。就是将彼此不同的语言现象混为一谈，

不加分辨，造成分析问题时的混乱。戴震曾评论有些书“纷然淆杂”。往往越是面临纷然的现象，越要防止淆杂。混淆字与词、混淆假借与引申、混淆实词与虚词、混淆连绵词与单音词、混淆古义与今义等等，都是属于这类弊病。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著《读书杂志》和《经义述闻》，因为混淆同音借用字与同源通用字，显得条理不清。章太炎先生著《文始》，没有分清字之初与语之源，推源有时不当。符定一的《联绵字典》，把一部分双音合成词也当成了连绵词，扩大了连绵词的范围。这些训诂大师和辞书编纂者的研究卓有成效，就中的疏漏，实所难免，而在今人的训诂实践中，强用今义去附会古义和硬将连绵词拆单而望形生训的现象，更常有所见。例如“狼狈”本是“𪚩跋”的音转字变，有人却解狼与狈为两兽。“横眉厉目”的“横”，古义本为“不顺”，在这个成语里意思是“不和顺”，所以“横”与“厉”对言。而有些书却解“横”为“横竖”的“横”，难怪有人将这个成语误写为“横眉立目”，以致义不可通了。

综观以上几种现象，总的原因都是由于未尽分析综合之功，没有按照古代文献的词义规律，把形、音、义三者结合在一起，纵横联系，左右贯通地来认识每一个词义，因而也就无法收到准确而客观地探求词义、具体而形象地解释词义的效果。

探求古代文献词义是一项非常复杂而严肃的工作。

这项工作是否能做好，涉及到正确评价古代文献的价值和切实地整理运用这些文献的问题。关于这项工作，前代训诂学者在吸取了诸多教训的同时，也获得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小学家们提及训诂，讲究一个“通”字。

“通训诂”，就是将词义的纵横左右联系疏通，避免孤立割裂、穿凿附会。总结他们的经验可以看出，“通训诂”就是要做好四项工作。那就是查本推源、系词联义、较同辨异、寻形分字。有了查、联、辨、分这四方面的工作，才能保证对文献词义探求得客观、准确、深入、全面。

先说查本求源。

查本求源是指用多义词的本义来贯通引申义，用同源词的根词来贯通派生词。因为本义决定了引申的方向和系列，而根词决定了同源词中词义的共同特点。根词的本义尤为重要，查出了它，便可从根本上解释派生词各义项的由来。例如：

“天”。《说文·一上·一部》：“天，颠也。”章太炎先生认为“天”与“颠”古代是一个字。他的证据是：古代对人体的某个部分施以刑法时，往往取这人体部分的名称为这个刑法的名称。例如，削鼻之刑曰“剕”，断耳之刑称“刵”，去髌（膝盖）之刑直曰“髌”。而黥凿其颠（额顶）的刑法称“天”。《山海经》“刑天无首”，则直以“天”为“颠”了。

由此可知，“苍天”的“天”是以人体之顶来况喻宇宙之顶而得名的。这样，我们对天地之“天”的词义，便理解得更具体了。

“幸”。《说文·十下·夭部》：“幸，吉而免凶也，从 从夭。夭，夭死之事，故死谓之不幸。”《说文》的说解告诉我们，“幸”与“夭”是反义词，正如“吉”与“凶”是反义词。那么，构成“幸”的词义的根源是什么呢？《说文·八上·壬部》“𠂔”字下有个旁见的说解“壬，微幸也”，帮助我们查到“幸”的语源。“壬”字形体象植物出地挺生，是“茎”的古字。茎是整个植物的支柱，特点是直。“壬”与“幸”古音近，“壬”正是“幸”的语源。

“幸”的词义由“直”而来，所以从“幸”之字多有“直”义。如“绌，直也。”《离骚》作“婞直”。而“夭”训“屈”，字形象个歪头的人。“𠂔”从“夭”，训“高而曲”。可见歪、曲是“夭”的特点。“幸”与“夭”成反义的根源于此。“幸”与“夭”用到抽象命运上的意义，是从直与曲这两个相反的形象上发展来的。古人认为直标志着幸运、吉祥，而曲折则意味着妖凶。

“玄”。《说文·四下·玄部》：“玄，幽远也。”古文作。刘熙《释名》说：“天

谓之玄，玄，县（悬）也。如县物在上也。”这个声训解决了“玄”的词义来源，是很有价值的。“玄”在金文、甲骨文中都象一股倒悬的丝线。悬挂必于高处，所以“玄”有“高深”之义，同时又有“牵引”义，所以“牵”从“玄”。古代因持牛的动作是牵，所以称牛叫“牵”。

《周礼》有“牲牵”、“牵縵”之称，都直指牛而言。《淮南子》说“玄田为畜”，正是指牵在田里的动物叫畜。

我们知道，词的意义不等于逻辑的概念，它含有由本民族的共同生活所决定的具体内容。如果不去查本求源，只是简单地把某个词义与某个概念等同起来，不但不能深入地了解这个词意义的特点，而且对词义的引申线索也无从查找，便会使多义词的各义项变成杂乱无章的一堆，是不能达到深入探求词义的目的的。

次说系词联义。

系词联义，是为了了解词义变化的线索，有系统地探求词义的全貌。这项工作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有源有本的系联，一种是本源未定的系联。

有源有本的系联指根词和本义已经明确后的系联。这种系联比较简单，因为本源清楚了，引申和派生的线索也就清楚了。系联只是一种整理，例如：

“天”的本义是人的头顶，那么，“天”的同源词“颠”、“顶”、“题”、……的词义